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六

陽湖 趙翼 耘菘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雖稱善敘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誤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人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于禁儀及其衆傳同皆降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畔應袁紹略許下此一篇之中前後相戾者也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費禕傳同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疑傳俱作郭修孫盛魏氏春秋亦作修關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

作士仁

楊戲季漢輔臣贊亦同

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

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熹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衆圍合肥踰月不能下曹公遣張喜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爲是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徃自可克然地

勢陸通驍騎所騁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
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壯繆鎮荆
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諸
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牴牾者也漢高
祖母於起兵時死於小黃高祖卽位之五年追謚爲昭
靈夫人至呂后七年又尊爲昭靈皇后事見漢書則皇
后之稱乃呂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傳云高皇帝追尊
太上昭靈夫人皇后則又以皇后爲高祖所追尊矣又
於魏晉事多所廻護高貴鄉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已
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
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

芳之廢先敘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
貴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
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
者矣然猶曰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
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
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
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
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
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
於考終行弑者混其逆節所謂善敘事者安在耶使作
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

耶至裴松之註三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尋詳
務在周悉宋書并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爲不朽矣然
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註中自應補入而裴註
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
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
傳旣遺而註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

晉書舛訛

舊唐書云房元齡與褚遂良奉詔重撰晉書乃奏取許
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
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而參考諸
家成之其體例則多德棻所定書成凡一百三十卷太

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
撰當時號爲詳洽李淳風深明象緯所修天文律歷五
行三志尤精核然論者猶謂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詭
繆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艷體此其所短也今更
取其書按之尚多有舛錯者懷帝紀永嘉五年東海世
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沒於石勒而東海王越傳毘及
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此兩處不同必有一誤也又
安帝紀義熙十三年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十一月赫連勃勃
大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
天文志星變事驗云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

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沒紀志所書互相違錯今以宋書武帝紀并劉穆之朱齡石兩傳參考之則穆之先卒高祖後還繼受宋公九錫之命及齡石被虜之歲月與安紀無不脗合則志文之敘事顛倒顯然可知又天變事驗云隆安五年閏月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按隆安之號止於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此語本以稱和嶠也而庾敳傳則又以此語爲稱溫嶠之辭蓋因和嶠溫嶠二名相同遂不覺兩傳錯誤耳今考和嶠歷官

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敳傳云
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按惠帝紀司空越爲太傅在永
興二年敳佐府正當此時也計和嶠之卒已踰一紀何
從見而嘆之耶惟時溫嶠官品甚卑敳知其材堪大任
故爲之延譽耳則此語當屬之溫嶠而和嶠傳所云當
從芟柞晉書之誤本於世說卞壺傳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武父
父將死母求去父許之遂終喪而還前夫家前夫後妻
之子奉養至終遂合塋於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繼
母旣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則其前夫安得又有後妻當
是前夫之妾有子養之至終耳乃稱爲後妻措詞殊混
又王坦之傳簡文帝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

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王彪之傳又云孝武卽位太皇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具封還內事遂止按坦之旣毀詔於前何以又有降詔之事此必一事而分繫之兩人耳亦晉書之失檢者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者其他雖興滅崩立亦不書卽與本國交涉之事於魏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僞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書列傳後并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氏羌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

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
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後亦立
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
例也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并於魏齊周
諸帝皆稱謚號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
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
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
榮又爲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兼紀蕭齊一
國如天嘉三年梁王蕭譽死子歸代立則書而天嘉元
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帝殂武成帝立等事
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二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

不惟兼記隣國大事并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
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爲文襄帝武成元年
書陳武帝薨兒子蒨立是爲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
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弑其主自立是
爲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三史則更
爲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凡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
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
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鄰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
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䴥元年之類是也北史亦
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
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

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齊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謚號南北史則本國隣國皆書謚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法又有窒碍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即位乃稱帝此本於尚書舜典及康王之誥最爲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爲帝皆

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爲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卽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卽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爲甚梁書于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爲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爲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爲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尚爲王不應卽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爲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

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卽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于歡已書神武于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卽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來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周書亦然此皆書法之失檢者也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爲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隣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隣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隣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乃南

北史以隣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敘于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爲得法周齊二書亦與南北史同

按齊梁書自徵時至爲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漢書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宋齊梁書南北交涉事

宋書書北魏爲索虜書魏主爲僞主爲虜帥說已見前其於交戰及通和之事亦多迴護如檀道濟之奔退則書道濟引軍還魏主之自瓜步還則曰索虜退走其過盱眙則曰索虜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遣使來聘則云索虜遣使請和泰始三年魏人來聘則曰索虜使獻方物是也

元徽三年魏人來聘則又書北國使至趙倫之王懿等傳又稱魏太武爲魏主體例亦不盡一

齊書亦然如

建元二年索虜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虜寇荆山之類是

也而於魏人來聘及遣使聘魏之事則並不書如永明

二年魏人來聘九年使裴昭明聘魏

事見南史

一概削之梁

書則不復稱索虜如天監二年魏寇司州之類皆書曰

魏然於南北交兵處遇勝則書敗則不書如天監五年

魏宣武帝從弟率衆來降將軍劉思效破魏軍於肥水

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叡克合肥城裴邃克羊石城桓

和克朐山城本紀一一書之而是年臨川王宏軍至洛

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卑騎奔歸

事見南史

則不書明年曹景

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則大書特書其

後大同中南北通好但書魏人來聘而梁遣使報聘則

不書如大同三年書魏遣使來聘而不書遣張皇報聘

大同四年遣劉孝標報聘五年遣柳豹報聘六年遣陸
晏子報聘俱一概不書諸報聘者
俱見南史蓋當時國史所記各自
夸大本是如此修史者仍其舊文不復改訂也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舊唐書令狐德棻謂高祖曰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
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宜及今耳目
猶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
陳叔達令狐德棻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
崔善爲孔紹安蕭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
史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
受詔歷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又詔令狐德棻

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
修隋史與房元齡總監諸史衆議以魏書有魏收魏澹
二家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而徵與
德棻又總知梁陳齊各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
書徵又各爲總論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壽自序云貞
觀十七年褚遂良以隋書十志未就奏延壽佐修其時
梁陳周齊隋正史雖已成書以十志未就尚未頒行而
延壽南北史已訖事遂先表上則隋志之成又在延壽
進呈南北史之後按舊唐書高宗顯慶元年五月長孫
無忌等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
第三次修史也

宋書書法

宋書於武帝之卽位也先書晉恭帝禪位詔書策書璽書下乃云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琊王第表不獲通於是羣臣咸上表勸進乃卽位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行晉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明年八月書零陵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與哀於朝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監護葬以晉禮是武帝之於晉帝可謂有終始矣按恭帝之禪有司撰詔草成呈帝帝卽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禪位雖迫於不得已尚是恭帝所願至遜位後居秣陵宮嘗懼見害

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高祖令褚后兄弟淡之等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乃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遂以被掩殺之是恭帝之崩由宋武之弑也乃本紀絕不書一字使後人不闕褚淡之等傳誰復知恭帝之被弑宋武不且倖逃篡逆之罪乎

南史改云零陵王列宋志也

文帝之崩亦不書元凶劭之弑但

云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若不參閱劭

及徐湛之江湛等傳亦竟似考終寢殿者

南史改云元凶劭構逆帝崩於含章

前廢帝紀書太尉沈慶之薨是時廢帝凶暴欲誅何邁

慮慶之不同乃遣沈攸之先齎藥賜慶之死今但曰薨

亦與考終者何異耶

南史書殺太尉沈慶之

又孝武紀書泰始七年

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按休仁地處親賢孝武病劇爲

身後慮故召使宿尚書省遣人賫藥賜死休仁傳旣詳

之本紀何得云有罪自殺耶南史書爲建
安王休仁昇明中袁粲王

宜興黃回皆以謀誅蕭道成被殺宋書則書袁粲據石

頭反伏誅王宜興黃回亦皆書有罪伏誅所謂謀反者

反劉氏耶反蕭氏耶有罪者果何罪耶南史則云袁粲謀誅蕭
道成不果旋見覆黃

回武於執政賜死王
宜興武於執政見誅然此猶曰諱其名於紀而著其實於傳

可彼此錯見也順帝之禪於蕭道成也是日帝居內閣

之逃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卽闕監索之帝旣出宮人行

哭帝居於丹徒宮齊人守之建元元年五月監者殺帝

而以疾訃齊人德之賞以封邑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

死矣事見南史而宋書則但云帝遜位於東邸齊王踐祚封帝爲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建元元年五月殂於丹陽宮竟似授受得其正絕無一毫逆跡本紀如此又無別傳錯見其事若非南史紀載千載下誰復知順帝之被篡被弑之慘如此乎又孝武母路太后至明帝時尚存聞義嘉難作晉安王子勳之反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悟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如禮事亦見南史自是當日寔事而宋書路淑媛傳卽路太后但敘明帝之孝太后之慈而此事略無一字亦不錯見于他傳可見宋書書法全多迴護忌諱而少直筆也按沈約嘗歷仕宋齊梁三朝其撰宋書在齊武帝永

明中故于宋齊易代之際自不敢直筆卽舉紀宋事亦
有不能不稍存迴護者約嘗疑立袁粲傳武帝曰粲自
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明帝諸鄙賈事帝曰我昔經事
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事見齊書王智
深傳然則約所撰原文已多刪削也又殷淑儀本南郡
王義宣女孝武從姊妹義宣敗孝武密娶之寵冠後宮及卒命
謝莊爲諫使巫者召見其形於帷中及將執手奄然而
逝事見南史宋書并不立傳蓋亦爲孝武帝諱之意然何邁
尚新蔡公主爲廢帝納於後宮詭言薨逝殺一婢送還
邁家趙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與王濬文帝子出入宮
掖與公主亂倩怒肆言搏擊引絕帳帶文帝遂詔離婚

殺主所生母蔣美人此二事若循殷淑儀例亦應諱而不書乃又詳新蔡於何皇后傳詳海鹽於趙倫之傳何也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敘事有易混者如劉穆之傳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索一軍吏此京城乃京口城也下又云從平京邑則破桓元兵後從入建鄴也然京城京邑有何分別南史先敘克京城次敘入建鄴較爲清晰又少帝司馬皇后本晉恭帝女則但云晉恭帝女可矣乃后傳先云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司馬氏爲帝已百餘年尚必繫其族望耶王僧綽乃曇首之子曇首既有傳則僧綽傳但云

曇首之子可矣乃又云琅琊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亦豈不贅耶何偃乃何尚之之子也偃旣編在十九卷尚之反編在二十六卷沈攸之乃沈慶之之從子也攸之在三十四卷慶之反在三十七卷他如張劭子暢及從子敫一家而分繫於三卷檀道濟檀祗檀韶兄弟也而各分卷謝晦謝瞻兄弟也而亦各分卷南史則爲一人立傳而其家之兄弟子孫悉附焉宋子京新唐書遂倣此例也

宋書繁簡失當處

前史於名臣奏疏之類原有載其全文者如賈誼之治安策董子之天人策非有關政治卽有關道學至司馬

相如大人賦之類則因其本以才學著稱故存一二以見一斑其他則不概錄也宋書則凡有文字無不收入如王宏傳載其建屯田一議彈謝靈運一疏辭官一表引咎遜位一表乞解州錄一表并文帝答詔一道又辭官一表縷縷幾三千字其議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盜二條旣全載原議又兼載王淮之一議何尚之一議宏再折中一議又共二千餘字徐羨之傳載其歸政一表答詔一道再辭一表文帝數罪一詔共三千字傅亮傳載演愼一篇感物賦一篇共三千餘字王微傳載其與江湛一書與王僧綽一書與何偃一書答王僧謙一書共四五千字鄭鮮之傳載其議滕羨之父屍未歸仕宦不

一書舉謝絢自代一書彈劉毅一疏議沈叔任以父
疾去官一疏諫伐赫連一疏共三千餘字裴松之傳載
其請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詔使回覆奏一疏共二
千餘字何承天傳載其安邊論共三千餘字諸如此類
不一而足至謝靈運傳載其撰征賦一篇山居賦一篇
共萬餘字顧覲之傳載其定命論一篇三千餘字鮮之
所議及承天安邊論猶曰有關時事也靈運之載賦猶
曰靈運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關繫而連篇累牘如此
不徒費筆墨乎謝晦傳載其舉兵向闕時上文帝一表
略見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載其論臺一檄及破
到彥之後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憚辭費

平既如此纖悉必載矣王宏當國將加榮爵于人必先
譴責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諧人或問故曰王爵加人又
相撫勞便是與人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又不微
假顏色卽成怨府此乃宏相業之大者事見南史宋書本傳
反不載何也檀道濟初與謝晦等同預廢立之事後文
帝翻用道濟討晦此中另有轉關南史云帝欲道濟領
兵王華以爲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今撫
而使之必將無慮此正見文帝之用道濟及道濟討晦
之由應是當日情事乃宋書反不敘及但云帝討晦道
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道濟至晦兵不戰而潰如
此則道濟纔與晦同事忽又舉兵討晦閱史者何由了

然耶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瓠城憲悉力拒守矢石無時不交城中負戶而汲殺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將士眼生瘡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檀道濟等

不敢救乃陷于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
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泰之
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
旣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
內附見之旣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
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
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湑恃寵怙惡帝將
賜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湑遂促成元凶劾弑逆之禍
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并無潘淑妃傳尤見疎漏而八志
中却增符瑞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并
舉義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

陔餘叢考卷七

陽湖 趙翼 耘菘

齊書書法

齊書於宋齊嬪代之際脩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璽書一道齊高帝固辭宋王公以下固請高帝乃許既卽位封帝爲汝陰王築宮丹陽行宋正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是年五月汝陰王殂追謚爲宋順帝終禮依魏晉故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約宋書爲成式也然於順帝遜位時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脩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見順帝之禪皆齊之所爲而順帝初不知者此

尚存微意也其書齊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則更爲直筆蓋子顯本齊宗室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固不無隱恨焉故特書以著其惡非刻也至齊和帝之禪梁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遜於外宮梁王奉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按南史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沈約以魏武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爲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齊書乃全諱之蓋子顯是時方爲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

無足怪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
無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早說以功高不賞
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復爲人臣并代爲游說褚淵等以
成禪位之事見於南史者甚詳而齊書儉傳毫無一字
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諱之崔祖思當齊高輔
政廷議將加九錫祖思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高
帝聞而不悅王琨當順帝遜位時攀車慟哭曰人以壽
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類見此事嗚咽
不自勝事亦皆見南史而齊書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
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當時民間有可憐石頭城寧
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語齊書淵傳亦不載甚至淵

傳論謂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謬世情之過差也則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屬時勢當然而無可議矣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蓋因已亦以齊臣仕梁若於此等處直筆褒貶則已益置身無地故爲諸臣諱正以爲已諱也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衡陽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應編在高帝諸子之前乃反編在武帝諸子之後蕭景先蕭赤斧蕭謏蕭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爲列傳其列諸帝子傳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疑之前疑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疑爲從子豈可亂其序乎

齊書繁簡失當處

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仿宋書之例如豫章王
凝傳載其辭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辭俠轂隊儀仗二
表答表一詔又請以東府新齊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
詔又因唐寓之反請去州縣苛碎條制一表及薨後竟
陵王子良請加殊禮一表答表一詔又樂蒨與竟陵王
子良一牋共一萬五六千字蕭子顯即豫章王之子爲其父作傳故特多表揚王儉傳
載其諫改紫極殿爲宣陽門一疏請解領選一表再求
解選一表共二千餘字王僧虔傳載其請正聲樂一疏
請除獄中湯殺人一疏又檀珪乞官一書僧虔答一書
珪又乞一書共三千餘字蕭穎胄傳載其起兵時檄文

一道共二千餘字竟陵王子良傳載其諫遣臺使徵租
一疏請赦逋租省刑息役諫射雉等疏共三千餘字崔
祖思傳載其崇節儉省刑獄定樂律開屯田設史官招
賢才等疏共二千餘字雖多有關時事然何妨節存之
乃連篇累牘不減一字何以徒費筆墨若此又張敬兒
傳忽載沈攸之責齊高一書齊高答攸之一書王敬則
傳忽載竟陵王子良請罷唐役折錢一表蘇侃傳忽載
齊高塞客行一首更覺無甚關涉毋怪乎愈形其蕪雜
也及其敘事則又有應詳而反略者明帝殺高武子孫
之在外者皆令典籤殺之籤帥之權重若此是當時矯
枉過正一大弊政南史於巴陵王子倫傳述之甚詳而

齊書略無一字明帝病急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承福省辦棺材數十具期三更盡殺之上暫卧會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未賜諸王命耶及見子恪顧問流涕乃皆赦諸王得不殺南史因此特立子恪傳以載其事而齊書子恪無傳僅附於豫章王嶷傳數語此皆繁簡之失當者也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立傳亦太少如朱買奉命領兵戍甬城謂人曰我一子當得官人問其故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卽爲孝子蓋謂殺賊則有功封被賊殺則有恤蔭也後守城果與魏軍戰被斬其屍猶據鞍奔還此豈

得無傳乃僅於周盤龍傳內附見之董僧慧爲晉安王子懋防閤當明帝賊殺諸王時僧慧欲起義向闕曰此州雖小孝武嘗因之今興師以請蒼梧之罪誰能對之子懋猶豫兵散被殺僧慧號哭爲喪殯王元邈欲執之僧慧曰晉安舉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爲難僕得爲主人死無憾矣願至主人大歛畢退就湯鑊元邈許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歲以小絹爲書問消息僧慧見之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南史載之甚詳乃齊書旣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於子懋傳後又如魏孝文至壽陽崔慶遠出城與魏主反覆酬答卒使魏歛兵而去其應對實足華國與張暢在彭城對魏軍李孝伯

之語前後正相輝映張暢旣立傳於宋書矣此亦豈得無傳乃僅附見於蕭遙昌傳此又略其所不當略也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

梁陳二書

新唐書姚思廉傳其父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
屬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遺言有詔聽續至唐又奉詔與
魏徵等修梁陳二書乃採謝吳顧野王諸書以成之舊
唐書謂思廉採謝吳諸家著梁史又推究陳氏博綜顧
野王所修舊史成之今以迹推之則察已有成緒思廉
不過取謝顧諸家重爲訂正耳如梁書王茂曹景宗蕭
穎達張宏策韋胤等傳皆載察舊論陳書武帝紀論文
帝紀論亦察原文可見此等紀傳編排卷數亦是察所
手定則文字可知也姚察傳亦云梁陳二史本察所撰
其中序論紀傳有缺者臨歿時以體例戒其子思廉傳

訪撰續此思廉自撰其父之傳蓋紀實也兩朝數十卷
書經父子兩世纂輯之功始就蓋作史之難不難於敘
述而難於考訂事實審核傳聞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
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
繁冗而敘事之簡嚴完善則李延壽亦不能過宋子京
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
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
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編次亦有失檢處武帝郗皇后傳後卽以簡文王
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於王皇后之下

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簡文帝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簡文庶母也豈得反叙於後其意不過先皇后而次妃嬪耳然旣敘武帝鄒后則丁阮兩妃次於后之下正合體裁何必先媳而後姑耶丁阮旣以帝母立傳矣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何以又皆無傳其於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簡康王續廬陵王續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貞陽侯明爲齊人所立入主梁祀建號稱尊未幾廢死不立傳可也昭明之子啓稱帝於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不便附於本紀後何妨別立一

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敘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獨非蕭梁子孫延一脉之緒者耶梁武起兵之初恃蕭穎胄協心建議故無後顧穎胄留鎮西臺使弟穎達從武帝東下遂克建鄴此爲功臣之首乃穎達既有傳矣而穎胄反不立傳王琳開關百戰始終爲梁不肯屈於陳氏是亦忠於梁者梁書亦不立傳皆疎漏也簡文帝紀大寶二年冬十月壬寅帝崩元帝紀又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問至元帝大臨三日簡文旣崩于十月何得九月中先有崩問此又舛訛之甚者至梁書但有紀傳而無表志則以當時同修隋書凡列朝各志已增入隋書內故不復復載耳

按梁書不紀蕭譽蓋以敬帝國亡則梁統已絕譽三世雖帝於江陵然皆臣屬於周隋旣難作本紀若以爲元帝之逆臣而與正德等同傳則譽本非叛逆祇以救河東王譽與元帝構怨逃死附魏非正德等反附侯景者可比又不便列之逆臣傳是以無可位置竟沒而不書令狐德棻附之周書似矣然譽之北附也尙是魏朝其死也乃在周代而其子歸孫琮又歷隋爲附庸則又安得獨附於周書惟李延壽北史別立附庸一門以容等入之較爲妥善然北史兼敘各朝故可如此立傳梁書專紀蕭氏則蕭氏子孫建國稱帝者安得竟從刪削此究是梁書缺處謂宜在昭

明太子傳後備載晉以下三世則位置得宜矣明史
僞福王及僞魯王以海僞唐王聿鍵僞永明王山樞
等各附於其祖傳後旣不予以繼統又不沒其實
始知修史諸臣之斟酌盡善也

梁書多載無詞

梁書敘事雖簡潔然其所載文詞仍循宋齊書舊式故
亦不免繁蕪如武帝紀先載齊和帝封梁公脩九錫一
詔又策一道百僚勸進一書又勸進一書武帝請嚴選
舉一表和帝進封梁王一詔又禪位一詔策文一道璽
書一道元帝紀載南平王恪等勸總百揆一牋帝答書
一道王僧辨等勸進一表帝答書一道僧辨等再勸進

一表帝再答書一道又討侯景一檄景平後僧辨等再
勸進一表徐陵勸進一表丁貴嬪傳載張纘哀冊文昭
明太子傳載王筠哀冊文以及諸臣贈謚俱載其詔書
如王茂之卒也詔書起語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
追遠前典明誥此已屬浮詞而南平王偉柳慶遠鄭紹
叔呂僧珍孔源休等身後加恩之詔無不雷同令人嘔
噁南史列傳止書贈謚盡削詔詞是以較本書最爲醒
目

陳書書法

陳書避諱處太多如本紀梁敬帝之禪也先載封武帝
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又禪位詔策各一於是武帝

始受禪卽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車旗正朔一如
故事宮館資給務極優隆永定二年江陰王薨詔遣太
宰弔祭絕不見篡弑之迹此固循宋齊梁書之舊例也
然其事終不可沒則應錯見於列傳中按南史沈恪傳
武帝欲令恪勒兵衛敬帝出宮恪叩頭曰身經事蕭家
來不忍見此事武帝乃使王僧志代之又劉師知傳武
帝令師知往害敬帝帝覺之繞牀走曰我本不須作天
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敬帝被害
情事也乃陳書於恪傳尚載其叩頭數語而師知傳全
不書此事則紀與傳俱沒之矣衡陽王昌之死也實文
帝使侯安都殺之故南史本紀書衡陽王昌沉於江夏

而昌傳亦書中流而殞之使以溺告安都傳則更明書
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此所謂紀實也乃陳書本紀則
但書衡陽王薨昌傳亦云中流船壞以溺薨安都傳亦
云安都請自迎昌濟漢而薨皆隱約其詞而不明書其
被害始興王伯茂文帝之子廢帝之弟也宣帝旣黜廢
帝而奪其位以伯茂有怨言使人殺之於途乃陳書本
紀并不書伯茂薨事伯茂傳亦但云伯茂出宮路遇盜
殞之本紀所諱恃有列傳錯見其事乃并列傳俱諱之
則何以傳信於後思廉修陳書已在唐世何以尚作此
委曲迴護豈皆其父察原本察曾官於陳故不忍直書
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又魏書孝靜帝天

平七年三月侯景克建業梁江北郡國皆來屬大行臺
慕容紹宗遇暴風溺水死侯景弑梁主蕭衍立其子綱
爲主是慕容紹宗之死在梁武未被害之前也而陳書
魯悉達傳云梁敬帝卽位加悉達征西將軍齊遣行臺
慕容紹宗以衆三萬攻之悉達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
免按紹宗旣卒於梁武被害之歲梁武後尚有簡文帝
元帝凡六年而敬帝始立則安得敬帝時尚有慕容紹
宗在耶此更舛訛之甚者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姚思廉所撰而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
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

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故南史亦仍其舊然南史以衡陽南康二王并入宗室內則非也衡陽乃武帝子應繼大位以陷於魏未歸故不得立及歸而文帝已立遂爲所害此豈得僅入宗室內乎陳書特立傳於宗室之前而以南康附之南康亦武帝從子爲質於齊爲齊所害附於衡陽傳亦屬位置得宜則陳書編次較南史更精當矣

陳書亦多蕪詞

陳書亦多蕪詞如武帝紀載梁敬帝封帝爲陳公一詔加九錫一策禪位一詔策書一道武帝登極一詔又敕州郡璽書一道封諸王一詔各官進爵一詔南郊大赦

一詔又赦罪一詔賑饑一詔文帝紀登極一詔天嘉元年恩赦一詔南郊一詔王琳平後肆赦一詔恤兵一詔減租一詔求賢一詔令僑籍改土斷一詔崇儉一詔春夏停刑一詔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配享一詔三年南郊恩赦一詔六年修前代王侯墳墓一詔曲赦京師一詔天康元年改元大赦一詔廢帝光大元年大赦一詔二年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宣帝太建元年登極一詔二年送流民還鄉一詔軍士年六十免役一詔四年頒兵制十三條一詔舉賢一詔發諸將所部實姑熟一詔建東宮一詔六年肆赦一詔蠲租一詔賑貸一詔九年蠲租一詔十年節財用停工役一詔十一年審

刑一詔大赦一詔崇儉一詔十二年蠲租一詔後主登極一詔重農一詔求才一詔求言一詔禁汰侈妖妄一詔送流民還鄉一詔至德元年改元一詔二年大赦一詔三年修孔廟一詔四年薦舉賢才一詔肆赦一詔徵明元年大赦一詔二年訊囚一詔三年隋兵至戒嚴一詔南史於武帝紀但載進相國加九錫一詔一策梁帝禪位一策武帝登極一詔廢帝紀載慈訓太后廢帝爲臨海王一詔其他概從刪削第節其事書之是以敘次較爲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爲稱賞也

魏書

魏書自道武帝詔鄧淵著代記十餘卷太武帝又詔崔

浩撰國書三十卷皆用編年體孝文帝詔李彪崔光改作紀傳彪後又有崔鴻王遵業續撰宣武帝又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此收書所本也收在魏末卽因高澄奏修國史迄齊文宣時始成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文宣敕魏書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於是魏書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審收更有開換遂爲盧同立傳先特爲崔綽立傳至是綽反附出而楊愔傳又增有魏以來一家而已八字此收再改之本也後主緯天統五年以魏收爲尚書右僕射武平四年又詔史館更撰魏書按魏書李緯改作李

系蓋以後主諱故避之則知後主時又經修改此又收
三改之本也然則魏書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書尚
蕪雜若此信乎作史之難也隋時又有魏澹所撰魏史
隋文帝以收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撰其義例與收不同
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凡隣國之帝不書名太子則書
字平文昭成獻明三帝稱謚餘不稱謚太武獻文被弑
皆直書其事不存隱諱紀傳後不立論贊具見澹傳中
當時號爲良史隋時又有盧彥卿撰後魏紀三十卷唐
時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
今皆不傳

魏收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有不盡魏收原本者如孝靜帝紀武定二年以齊
文襄王領侍中以今上爲僕射五年以太原公今上爲
尚書令所謂太原公今上者卽文宣帝高洋也魏收作
史時正在文宣帝之世故追敘魏事而曰今上也元象
元年書侯景高敖曹圍獨孤如願於金墉城按獨孤如
願卽獨孤信也其名曰信乃宇文泰所改也當金墉被
圍時尚未改名故書其原名似非後人所追敘則亦可
信爲魏收原本也又凡高歡辭相國辭九錫高澄辭相
國等事皆大書特書以見其不失臣節而於歡之被挫
於玉壁也則書齊獻武王圍玉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
敢出略不見敗衄之迹似爲齊廻護者於澄之死也書

齊文襄王薨於第略不見被刺之迹似爲齊隱諱者則更可信爲魏收仕齊時所作也然試以北史核對凡北史所採魏書大率存十之六七而文法亦多改易今此卷除所書齊事外其餘與北史字字相同毫無竄改且靜帝紀後脩書高澄事帝之無狀斥帝爲狗脚朕令崔季舒歐帝三拳及澄入宮責帝反背并遜位後遇酖而崩之事使以爲收所作則收是時方誼齊之不暇而敢書此乎又孝靜后傳書帝被酖後后再嫁楊遵彥爲妻后卽高歡女文宣姊妹也收取書此乎則魏書孝靜帝紀一卷及皇后傳一卷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反抄北史以補之者也然魏書孝靜紀內如高歡辭相國等事乃

北史所無則又非全抄北史者劉貢父謂是時尚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覽亦北齊時書後人取北史及此等書雜綴成篇以補魏書之缺理或然也孝靜紀及皇后傳外如昭成子孫傳一卷明元六王傳一卷景穆十二王傳上卷亦皆與北史相同毫無增損蓋亦取北史以補魏書也惟貢父謂第三卷太宗紀史館舊本上有白簽云此卷是魏澹史而按其書法與澹傳所載體例又不合較之北史亦不相同則此卷難確指爲非收原本也

魏書書法

魏書本紀兼載隣國興滅繼立等事最爲明晰然其書法妄自尊大惟西晉諸帝尚稱其帝號以拓跋之先本

受職於司馬氏故書晉懷帝封祿官爲代公晉愍帝封
猗盧爲代王不能沒也至書東晉元帝則已云司馬淑
僭大位於江南其他如漢趙秦燕諸國斥之爲僭爲僞
更無論矣然翳槐山奔尚依托石虎虎以兵納之始得
歸國則猶附庸於石氏也而先已書石勒遣使求和拓
跋珪幼時國破人散賴苻堅分劉庫辰衛辰爲二部珪
得依於庫仁以長則猶臣服於苻氏也而燕鳳傳已書
苻堅遣使朝貢珪因劉顯來逼遣安同等乞師於慕容
垂則猶仰命於慕容氏也而已書慕容垂遣使朝貢此
等書法在道武建號以後尚猶有說道武以前部落尚
微追敘者獨不可少爲貶損以從實乎至建號以後南

北朝通使等事其於南使之來則書曰某遣某朝貢如
登國六年晉司馬德宗遣使朝貢是也北使之去則書
遣使於某如始光二年詔龍驤將軍步堆使於劉義符
是也於宋齊諸帝皆書爲島夷如天賜元年島夷劉裕
起兵誅桓元是也按節閔帝紀與梁通和詔有司不得
復稱僞梁可見節閔以前國史所記本是如此然修史
時何妨訂正北史於道武建號以前凡列國之事皆不
書以魏方儕於列國也道武以後始兼書列國而書南
北兩朝皆改隣國體較爲得當矣平文之殂魏書旣云
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遂害帝矣乃穆帝
爲長子六修所弑但書帝討六修失利微服民間遂崩

昭成爲皇子實君所弑亦但書帝至雲中崩道武爲清河王紹所弑亦但書帝崩於天安殿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弑亦但書帝崩於永安宮而俱不見致斃之跡此正如魏澹所云遭非命而不異考終使亂臣賊子從何而懼者北史於昭成則書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則書清河王紹作亂帝暴崩於太武則書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庶不爲曲筆也又魏書於高齊事尤意存迴護高歡起兵以討爾朱氏爲名也則書齊獻武王以爾朱逆亂興義兵於信都又於魏朝加高歡官爵等事書齊獻武王固讓者不一而是孝武之被迫入關又書帝爲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諧佞間阻遂武於齊獻

武王而絕不著高歡跋扈犯上之迹其於京兆王瑜之子寶炬謂輕躁無行耽淫酒色是時寶炬已爲西魏文帝方與齊交爭故極詆之蓋收正仕於齊自不得不曲爲袒護固無足責也

魏書蕪冗處

魏書最爲蕪冗尤可厭者一人立傳則其子孫不論有官無官有功績無功績皆附綴於後有至數十人者如陸侯傳載其子孫馥琇等十六七人李順傳載其子孫燾式等二十餘人以及盧元李靈崔暹封葬皆載其子孫宗族數十人一似代人作家譜者所載之人別無可紀但敘其官閥一二語而已則何必多費筆墨耶當時

陸操嘗病其敘諸家枝葉過爲繁碎魏收謂因中原喪亂譜牒遺亡是以具書支派此雖見其採輯之本意而不盡然也蓋傳中諸人子孫多與收同時收特以此周旋耳齊書魏收傳稱收修史時凡同修者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與陽休之善則爲其父固作佳傳固曾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劾而收書云固在北平甚有惠政李平深相敬重又嘗納爾朱榮千金故減榮之惡傳論云若修德義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可見收修書全以公事市私情而其時同修史者亦互相牽附北史才彙傳云彙與收同修魏史志在偏黨凡其內外通親並虛美過實此皆當日阿徇情事也乃李延壽修北史

已在唐時與諸人子孫渺不相接可以無所瞻徇何以
亦仍魏書之舊臚列不遺耶

北齊書

北齊書亦有數卷亡失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者試以
北史核對便自了然蓋北史雖據各史修成而其間剪
裁增損必大同小異斷無有一字不差者今北齊書本
紀內惟文宣紀與北史繁簡互殊其爲原書無疑神武
及文襄紀之前半篇及廢帝孝昭武成後主緯等紀則
與北史字字相同此必非原本也文宣紀後一論孝昭
紀後亦一論而孝昭論前半篇仍是文宣論核之北史
文宣孝昭二帝總論則一字不差蓋北齊書孝昭紀與

論俱亡後人遂取北史內孝昭紀論補之而論內又未
刪去文宣半篇以致兩卷之間文宣論復出也武成紀
一卷無論後主紀一卷有論而其論係武成後主合爲
一論核之北史二帝同卷之總論亦一字不差此亦取
北史補之但分卷未分論也皇后傳亦與北史字字相
同惟北史於后傳外兼傳妃嬪此則但有后傳無妃傳
蓋亦從北史內摘出后傳而不及妃嬪耳其諸王傳北
齊書高祖十一王爲一卷無論文襄六王爲一卷無論
文宣孝昭武成後主諸子合爲一卷則有論其論却合
文襄諸子在內核之北史亦字字相同蓋北史自文襄
諸子至後主諸子本合爲一卷故合爲一論而補書者

但取北史各傳分爲二卷而論未及分故文襄諸子有傳無論文宣以下諸子有論而又兼文襄諸子也其宗室傳則趙郡清河二王另爲一卷其文字與北史繁簡各殊傳後一論專爲二王其爲北齊書原本無疑其他則亦從北史抄出但分卷小異耳北史齊宗室與神武諸子同卷北齊書以神武諸子爲一卷列于文襄諸子前而宗室傳另爲二卷次於後主諸子後除趙郡清河一卷外其餘諸傳亦與北史字字相同蓋北齊原書紀傳多有亡失而目錄具在補書者摘北史以湊合原書卷數也惟文襄紀後半篇與北史迥異又語無倫次亦必非北齊書原本自武定五年文襄辭丞相以後據北

史尚有兩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始被盜刺死今文襄紀則辭丞相後卽敘其致侯景書及景答書下卽敘文襄無禮於魏靜帝之事又不書明年月但云七月還晉陽遇盜而殂則似文襄之卒在武定六年矣且文襄卒於鄴而此云還晉陽遇盜殂則又似卒於晉陽矣按文襄與侯景往復書本在梁書景傳內文襄無禮於靜帝之事本在北史靜帝紀內此事本在北齊書高德政傳內北史於德政傳刪之而著於紀其被蘭京刺死一事亦卽在北史文襄紀內蓋補書者全用北史恐人見其抄襲之迹故於此紀雜取諸書成篇以示小異而不知其蕪雜不倫也

按唐初雖修成梁陳周齊諸史自有南北史出面諸

史皆不行自非大力藏書家罕有能脩之者今所傳後魏書北齊書皆宋初取內府本并募天下善本校正刊行觀於胡安國等序後周書謂仁宗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得夏竦李巽兩家本始校正鏤板以行是內府之藏天下之大不過此數本周書如此魏齊書亦可知有宋鏤板時度亦必購募以校其缺軼而已遺失若此可見唐時諸史之流傳於世本自無多也今諸史徧天下而世罕有知其殘缺取北史補成之事則未嘗取南北史核對耳

周書

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棻所撰

也德棻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爲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各史德棻已奉勅與庾儉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棻又奉勅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壽南北二史亦先就正於德棻然後敢表上則可知德棻宿學爲時所宗矣今試取北史核對當後周時區宇瓜分列國開沸北則有東魏高齊南則有梁陳遷革廢興歲更月異周書本紀一一書之使閱者一覽了然北史雖亦兼記隣國之事然有書有不書者如高歡之死高澄之篡皆北隣大事也侯景之逆梁武簡文元帝之革

易皆南隣大事也而北史周紀一切不書周書本紀則
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十五
年書文襄爲盜所殺十六年書齊文宣廢魏帝而自立
其於蕭梁之事則於魏廢帝元年總書云侯景之克建
鄴也奉梁武爲主梁武以憤恚薨景又立其子綱尋廢
綱而自立綱弟繹討景擒之是爲元帝於恭帝元年又
書梁將王僧辨陳霸先立梁元帝于方智爲主此皆北
史周紀內所不書者而周書則紀載不遺以醒眉目此
書法之最得者也宋齊梁陳及北齊書凡易代之際必
有九錫文禪位詔陳陳相因可爲嘔噦西魏之遜於周
當亦必有此等虛文而周紀不載更見其剪裁之淨他

如趙貴等傳後總敘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可見一代策
勲之典蘇綽傳載其六條詔書及大誥全篇可見一代
創制之事宇文護傳載其母子相寄之書千載下神情
如見王褒傳載其寄周宏讓書庾信傳載其哀江南賦
此二人皆以才著故特存之以見一班亦非如宋魏書
之廣輯蕪詞徒以充卷帙也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
其與明月公主亂故酖之周書但書魏孝武崩而不見
被酖之事王熊當元顥入洛曾受其僞官而周書熊傳
亦不書此未免意存隱諱宇文導傳侯景遣使請援朝
議將應之乃徵導爲隴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隴右
三千餘里有何關涉據北史是時本令隴右大都督獨

狐信往坂侯景故移導於隴右也周書少此數語遂無頭緒又獨狐信傳云景寇荊州乃以信爲大使撫慰三荆尋除隴右大都督則又似信先往荊州後任隴右矣以北史參較則信本督隴右因有侯景之事故遣往荊州及景已入梁故信仍回隴右也周書亦不敘明宇文貴之子昕入隋爲功臣周書以其爲隋臣則不入周傳可也乃又附於貴傳後旣附傳矣則昕在周武帝時爲武帝決策攻克晉州及并州之戰武帝以失利欲還昕謂破竹之勢已成何可舍之遂再戰卽破晉陽此皆在周時功績也而昕傳又不書未免取舍失當又皇后傳每后必載其策立之文亦殊無謂至其編次各傳宇文

陝西通志卷之七
三
測測子深及宇文神舉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傳宇文
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傳而另爲卷王雄王謙父子
也侯莫陳崇之與侯莫陳順尉遲迴之與尉遲綱李賢
之與李穆趙貴之與趙善皆兄弟也而亦各分卷未免
多費筆墨矣

隋書

隋書最爲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
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
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
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併侍直仗下煬帝斥爲黑色

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踈略不知此皆事之叢
碎無關係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
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
爲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爲將作匠陳茂入唐爲梁州總
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爲
立傳於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
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
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蹟可紀
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爲佳傳未免以其子
元齡時方爲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贈徇耳張衡與晉
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

事而衡傳不載僅於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爲直筆至於韋孝寬雖立功於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迥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並西還每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吏曰獨公卽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爲脩則孝寬之盡心於高祖可知是隋史宜爲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復複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於隋書則孝寬有功于隋之處何妨於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既不敘入又於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其隋末嘗臣於越王侗故亦立傳於隋書然密入唐旋

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雪高阿那肱聞之以爲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那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鑑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元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爲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元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元感隋書但云元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鑑之有生氣